



撫松

抗聯故事資料

撫松縣文聯編

写 在 前 面

撫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，松花江上游，是我們中國東北的一個美麗富饒的地方。山高林密，地勢險峻，層巒疊障，河流縱橫，構成了許多天然的屏障。九一八事變後，長白山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游击根據地之一。楊靖宇司令率領的抗聯軍，曾先後在撫松境內的北崗、東崗、西崗、漫江等地給予了日偽軍以歼滅性的打擊，牽制了敵人，有力的配合了我關內主力部隊各時期的軍事行動，創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。

這些英雄事蹟，不但深刻在人民的心目中，而且在群眾口头上也繪聲繪色的神話般傳頌着。為了把這些鼓舞斗志，振奋人心的生動教材——抗聯故事，流傳的更廣泛，我們組織人力進行了搜集整理工作。

根據地區召開的“抗聯故事”座談會的精神，我們從搜集上來的數十篇抗聯故事中，編選了一本，印作資料。一方面供地區編選之需要；一方面對半年來的抗聯故事搜集整理工作，作一檢查，並為今后搜集整理出更多更好的抗聯故事，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。

在整理這個集子的時候，我們注意了富于山區生活氣息，地方色彩濃烈的特點。如反映人民群眾被“逼上梁山”的“投奔抗聯”、“遺產”；描寫利用山區狩獵、放排等打击鬼子的“鬼子下窖”、“神槍陣”，“紅松排”；

倾诉人民群众与抗联战士鱼水关系时“楊司令分餅”、“鷄的故事”和一心向往胜利的“一顆亮星”等等，都从不同角度歌頌了抗联战士的机智勇敢和人民群众的爱国誠心。

由于我們初次搞這項工作，缺乏經驗，因而使故事不論在思想性上和艺术性上或搜集整理的方法上，都还存在不少問題，我們殷切地希望同志們給以批評和指導。

編 者

抗联故事目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投奔抗联 | 宋庄 | (1) |
| 遗产 | 周守财 | (7) |
| 一颗亮星 | 曹红拓 | (10) |
| 红松排 | 于永全 | (14) |
| 南昌珠和李桂顺 | 梁之 | (18) |
| 瞎子李 | 成言 | (25) |
| 神枪阵地 | 李咏华 | (28) |
| 红松 | 金鑫 | (31) |
| 褐色司令分并 | 赵赴 | (35) |
| 小小红马 | 回国栋 | (38) |
| 小白龙 | 钱成竹 | (42) |
| 办法事 | 于永全 | (45) |
| 冰封爛泥沟 | 梁之 | (50) |
| 火堆 | 金鑫 | (53) |
| 小神童 | 赵行、朱凤山 | (55) |
| 鬼子下窖 | 曹红拓 | (58) |
| 鸡的故事 | 金鑫 | (62) |
| 鬼子吃干饭 | 于永全 | (65) |
| 草爬子咬鬼子 | 马青山 | (67) |
| 劫诏誓 | 于永全 | (69) |

投 奔 抗 联

听人家講，有一年，山东家一連遭了好几次灾，地里任
啥也沒收，弄的穷人家家叫哭連天，簡直活不下去了。

有一家姓李的，当家的叫李广順。因为他个子大，身
板又好，滿身是勁，大伙都叫他李大个子。李大个子是个
輩輩受穷的人，租人家几亩“畦地”，就是好年头也养不过
来，攤上这样的瞎年头就更过不去了。他口子核計了好几宿，
核計来核計去，后尾还是把老媽和自己的老孩子扔下，一个人下了关东山。

李大个子利手利脚的光杆一个，渴了討口凉水，饿了
要口剩飯，黑夜走，白天攢，黑了就找个破庙台“馬达”
一小竟，起来再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，也不知走了多少
天，从山东家来到了咱这东边外。

跑桃花水的时候，李大个子来到了老白山下的碾盘
沟。那时候咱这地面可不像如今晚人家这么多，屯堡这么
密。听老人講，那时候小鬼子還沒併大屯，这一家那一戶的，
走上几天都碰不到一戶人家。李大个子到了碾盘沟早就餓的走不动了，好歹算是找了个人家想要口飯吃。

这家姓王，都叫王家大兒。掌櫃的有个四十來岁，长
了一臉大麻子，別人都叫他王大麻子。他家可有錢啦，碾
盘沟四見看都是大山，當間有塊大平川地——一二百垧，
都是他家的。

李大个子一看这沟里就这么一户孤零零的人家，四合的大院套，准知道这家是个有錢戶，就到大門口求爷爷告奶奶的討口剩飯吃。正赶上大麻子从屋里出来，一看李广順的穿戴和口音就知道是从海南家逃荒来的，再一看李广順的个头、身板，心里寻思：这伙家干活准是个好样的。就一边叫小猪倌到厨房給他找块剩餅子，一边又和李大个子唠扯起来。唠扯一气大麻子就說了：“大兄弟，听你那个意思還沒个捕牛的地方，我看你就在我这吧，我也是海南人，不过比你早过来几年，人不亲，土亲，我亏待不着你。”

李广順一尋思：只要餓不死，能攢几个錢回家就行唄，再說凭力气掙錢，到那还不是干活。咱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沒个准“董”，这个掌櫃的还挺熱火，留下就留下吧。回头也就答應了。管吃管穿，一年劈几石糧的勞金錢也講妥了。

李广順給王大麻子吃劳金头一年。掌櫃的待他真还“不錯”，下雪以后，大麻子給李广順买了一双牛皮烏拉，还給他做了一套里面三新的青棉褲青棉襖。可是这一年李广順給大麻子也真沒少出力。他个头大，有勁，拉地的时候，揹一背谷子赶上一条大牛用車拉的多，伙計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“气死牛”。

一进腊月門，家里、地里也沒什么活了，正是招伙計的時候。腊八这天吃完早饭，大麻子把劳金都叫到上屋給大伙算了賬。伙計們不管剩多剩少，都抬起屁股走了。干了一年誰还不赶快回家过个团圆年！等伙計們走后，大麻子把李广順留下了。大麻子說：“广順兄弟，你这一年十

石糧算是掙到手了，能卖几个。可是你下一回关东山，带这么几下錢回去也不到那，添补不了多少吃的，也添补不了多少穿的，大人孩子空喜欢一場。不如你再在我这干一年，我帮你把这十石糧抬出去，明年 粮食下来就能得廿石，加上你明年掙的，卖巴卖巴，带上一塊回家，还能多带几吊子。你自己寻思尋思，咱是乡亲，我是为了你好”。李广順叫大麻子給說活了心，也就答应下来了。临要出屋的时候，大麻子掏出五元錢給李广順，並說：“你干了一年挺不易，我手头也挺紧，我知道你沒有錢花，把这个你拿着，大过年手里不能沒錢。年青人心盛，这五元錢你留着好看个“馬虎”、“擲个骰子啥的”。事不过三，起初李广順沒有拿，后尾一想：这是东家的一片好意賞給的，不要不好也就拿着了。心里还寻思东家待咱可真是十个头的。

李广順在王大麻子家又干了一年。这一年王大麻子待广順不如头一年了，棉褲棉襖是头一年的，只是給拆洗了拆洗，縫补了縫补；那双旧烏拉，还是广順自己用繩繩勒了勒。

到年根下算賬的时候，大麻子又把李广順留下了。套了陣子亲戚，成破利害說个沒完，还是劝說广順再干一年，三年掙的糧食一卖多带几个錢回家。

王大麻子一肚子花花腸子，广順是个老实人，他那能鬼过大麻子呢，他又答应再干一年。

李广順在大麻子家吃劳金的第三年，可和头二年差多了。今天这个給个臉子看看，明天那个給几句疙瘩話听听。有時候大麻子和大麻子的老婆还指雞罵狗的罵李广

順。起初李廣順沒咋在意，長了可就明白个八九，本想對大麻子挑開，但一想到海南家的老小，也就忍了。

这一年冬，李廣順還是穿頭一年那套衣裳，今年連拆補也沒給拆補，破的像叫狼掏了一樣，“滴樓嘯唧”的，那雙烏拉早就帮做了底，只好用破蘿蔔片包裹着。

年根算賬的時候，別的伙計算完賬都走了，可是大麻子不但沒找李廣順算賬，就連提這事也沒提。李廣順悶在葫蘆里不知怎麼回事，急的什麼似的。他着急算了賬收拾收拾好回海南家去！可是，一等等了半個多月也沒個信息。

到了腊月廿三這天，大麻子吃完早飯把李廣順找到上屋對他說：“老李！今個我要下街打年紙，你把家里外頭收拾收拾，這些活還用一樣一樣和你說？干啥一點眼力見沒有！看造的，還像個過日子人家嗎！收拾完了你再下窖揀几筐蘿卜，把它擗一擗，冻點蘿卜片，好過年。”大麻子老婆在炕上接起來說：“就在上屋擗吧，還省得燒炕！”說完大麻子坐馬爬犁下街了。廣順聽大麻子这么一說，心里真像刀子燒的似的，越想越寒心，可嘴里到沒說啥，還是干活去了。他屋外頭，收拾了个遍，一氣就干到晌午多，後尾又下窖揀蘿卜，揀足了就往上屋削蘿卜頂。到下半晌兩點多的時候，大麻子回來了。李廣順把牲口卸了，拴在槽頭喂上，又回到上屋削蘿卜。

過去，伙計們冬天都是吃兩頓飯。照往常早就吃下晚飯了。可是今個不一样，一直到日头卡山還沒吃飯。李廣順一邊削着蘿卜，肚子里一邊咕嚕咕嚕的响，身上直冒虛汗，一點勁也沒有。他一下沒留意把一個蘿卜削下來少

半塊。一來肚子餓的難受，二來尋思扔了怪可惜，就隨手揀起來想啃几口。事有湊巧，李廣順拿起蘿卜頂剛啃一口，正趕上大麻子老婆端着一些碗盤、碟筷從里屋出來看見了，就瞪了李廣順一眼，嘴裏說：“不知活干的怎么样，可到上食！”李廣順一聽這話，眼前一黑，腦袋轟的一家伙，手里的菜刀差点沒掉下來。越尋思越不是個滋味，可憋屈死了。

李廣順心里想：我干這三年給你們當驢當馬，到後來賺個啥？！就混了這一身破皮！連半句好話都沒討着。想着想着，冷丁明白了，喫，你真騙了咱三年！這一想不要緊，滿身像着了火，腦袋像個罐子似的。剛掌燈的時候李廣順一想：有錢的真冤呀，干了三年沒賺個好，你們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啃塊蘿卜叫你們好罵！簡直不讓窮人喘氣！你奶奶的我剁了你們！

过年了，誰家菜刀還不磨的飛快！李廣順手里狠狠的着那把菜刀二步窜進里屋，趁大麻子在那打年貨包，老婆孩子圍着看的時候，李廣順一揮手。上去就是一家伙，把大麻子撂倒了。大麻子老婆剛要喊，李廣順回頭東一刀西一刀，像削西瓜似的，兩個大人、三個孩子一塊都給砍巴了。

李廣順砍完了大麻子一家人，也有點傻眼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下的椅子上，老半天眼睛還發直。呆了一會兒，心里才靜了下來，一想殺了人怎么办？人命關天，投奔那也不行啊！猛得想起來了——掛鋤那陣他在山上放牲口。三天兩頭碰上幾個年青的小伙，對他挺好。常了也熟了，就什麼話都說。才知道他們都是山里楊靖宇領導的抗日聯軍，他

們專門打鬼子，為窮老百姓辦事。那裡邊有個三十上下的大高個，細高挑，還對他說：『快了，有那天咱們穷人要換換樣！』有時候响晴天色，他在地里干活，就能听到抗聯的練兵號聲和咴咴的戰馬聲，真熱鬧！也有時候那些年青的人勸他跟大伙一塊上山。可他總想掙几吊子好回海南，也就沒跟他們去。

李廣順想到這，一尋思；干脆，一不做二不休還是投奔抗聯！他把菜刀往後腰上一別，到牲口棚牽出那四大棗紅馬，也沒顧得备鞍子，往上一窜，兩腿使勁一夾，一溜雪煙直奔林子一條進山小道，投奔抗聯去了。

講述者：陳鳳林

搜集整理者：康庄

搜集地点：撫松鎮

搜集時間：1963年2月14日

遺产

伪滿那几年哪有咱穷人的活路呀！那陣子我正在长白山根的牛沟屯住。鬼子三天兩头进屯子搶，逼的鷄飛狗跳牆，猪鴨不安，就连年三十晚上也不讓人安稳了。

那一年，大年三十，屯子里都在忙年，有的脫野鷄，有的剔狍子，有的蒸粘糕，有的烙火勺……也有的一邊忙活，一邊叨咕：“忙也是白忙，鬼子來了搶個淨光，還得挨頓棒子！”一個叫柱兒的小伙子說：“不用管那一套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吞，誰怕誰呀！”有些老年人說：“三十晚上諸神下界，妖魔鬼怪全得退位，保險咱們安安稳稳的過個好年！”

這話真沒說差，屯子北邊有個青頂子，住着一隊抗聯队伍。队长叫張杰，就是柱兒的爹。他摸透了鬼子好在三十晚上紅軍不備的時候出來發洋財，就事先領人在鬼子必經的拐砬子下了卡子。

這天晚上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北風刮得樹呼呼直叫，戰士們爬在沒禮的雪里，緊握着手里的槍，單等鬼子上來。

你是不知道呀，那時候咱們的紅軍戰士才苦呢！三九天還穿着夾衣裳、單膠皮鞋、頭上包着條白手巾。說不冷是假的，爬在雪里嗚嗚直打顫呀！可是大伙一想起為了讓父老兄弟們過個安穩年，就咬緊牙，什麼都不顧了。瞪着

对大眼睛，单等揍那些王八龜孙的。

三星剛到西，鬼子一个个象宿头的王八爬又上来了。战士們的槍握得更紧了，只要张队长匣槍一响，大伙就动把。

一分鐘，二分鐘，敌人全进了卡子，就听林子里叭叭叭响了三槍，刹时，战士們象虎跳羊群一样，雪亮的刺刀橫飞直挑，鬼子兵嗷嗷直嚎，抱头乱跑。鬼子官可火啦，举起大馬刀，一个勁的喊“八格牙路”，硬逼着他的喽囉往上冲。张队长一看，举起槍对准了鬼子官，誰知这小子綠豆眼更尖，也对准了张队长，两下的槍一塊响了，鬼子官栽倒再也沒起来。战斗很快就結束了，来的鬼子一个沒剩，可是我們的张队长也負了重伤。

战士們扶起张队长，解开扣，紫黑色的血从前胸冒出来。张队长瞪大眼睛說：“記，記住，我們是紅軍，一定，一定得保証乡亲們过好年……”他說完就迷糊过去了。大伙急急忙忙把张队长抬回牛沟屯，乡亲們一听张队长为大伙过年負了重伤，有的送鷄蛋，有的送馒头，有的老大娘燭上整股香禱告：“老天爷保佑，千万讓张队长太太平平……

柱兒听说爹爹負了重伤，急忙跑来一看，就火了。摸起火槍就要走，大伙又是劝，又是拉。把张队长吵醒了，张队长挺費勁 地說：“柱兒，回，回来……”柱兒一听爹爹能說話了，撩下火槍 捆在张队长的身上，喊了一声爹爹，眼泪唰唰地就掉下来了。

张队长左手摸着兒子的头，右手从怀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个小包包，上面已經粘了一層鐵血，两手哆哆嗦地嗦

打开小紅布包，又扒去里邊的樺樹皮打開一層油布，最後從裏面拿出一個硬紙片，上面有一個金星。他雙手遞給兒子，嘴脣哆嗦着說：“柱呀，咱祖祖輩輩受窮，爹受了一輩子的氣，啥也沒拈下，只留下一個黨証，記住，它是咱窮人的命根子，你……”張隊長說着說着嚥了氣。

柱兒拾起地下的火槍，對付隊長說：“我要替爹爹報仇！”

第二天，是大年初一，鄉親們發送了張隊長；柱兒別了鄉親們，跟着大隊一塊進山了。

講述者：趙大爺

搜集正理者：賈守才

搜集地點：北崗

搜集時間：1962年10月

一顆亮星

这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万良鎮四周全是一片上柱天下柱地的大林子！日本鬼子怕治服不了乡亲們，今天闢这挖个洞，明天那挖个坑，还在东山尖上修了个大碉堡，叫“康德炮台”，警察署長吳顯廷的第三分队就住在这个炮台上，又成立了保安团。把二百七十多个壯实小伙子，生拉活扯地都圈在警察署的大院子里，单等旧历四月十九日县里來汽車往北滿國境線上拉。到那兒，修炮樓，挖工事。干完了不是一塊杀了，就是活埋。这些人丢掉了妻兒老小和地里的庄稼，心里火燒火燎的，怎么能不急呢！二流子李小胡当上了团长，看的可紧啦，根本就跑不了。老百姓恨的背地里管他叫瘟神鬼。

別看瘟神鬼能欺負手無寸鐵的老百姓，一听到抗联，吓得褲子都提不上，駭怕丢了脑袋。成天疑神疑鬼，看見枯井当地窖，看見繩头当长虫，一有个風吹草動，跑的比兔子还快！

这年春天，从东山上吹来一股風，傳說东山頂上有一顆亮星，紅登登、亮晶晶的。紅星一亮，能消灾解难，能把阴天变晴天，能把黑天照亮了，再也不給鬼子当劳工，鬼子汉奸也就到日子了。

这个星星究竟哪天亮呢？乡亲們真是盼呀！急地吃不好飯，睡不好覺。一到晚上，乡亲們成群結伙地往东山上

瞧呀，望呀，有的人悄悄踏着梯子上房，有的人偷偷地往树上爬，谁不愿意第一眼看见亮星呢？谁不願第一个消灾解难呢？特别是被押的家属，互相打听，互相寻問，单等紅星一亮，好把自己的亲人救出来。后来又有人说，馮大个子知道哪一天星亮。

馮大个子是个跑小买卖的，經常挑着火油、火柴、咸盐、針头線脑什么的串村子。待人和气，处事公道，和乡亲們处的可熟習啦。偏巧这两天馮大个子沒来，大伙都想要从他那兒知道点动静。

一天傍黑，猛打，馮大个子来了。挑着两桶火油，見人又是說又是笑。也沒見他卖，两桶火油就沒了。还請了不少年轻小伙子下館子，吃点喝点……有的人就偷着問馮大个子什么时候东山上的星亮，馮大个子笑呵呵地说：“快啦，快啦”

四月十八这天，乡亲們都上庙燒香許愿。有的囑告能和自己的亲人团圆，有的人偷偷咒罵鬼子快完蛋。赶完庙会往回走的时候，都买了些好吃的东西帶給自己亲人。有的里边还包着紙条，說是馮大个子給捎进去的。

当天晚上，馮大个子不知从哪出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乡亲們，得救了！”他往东山尖上一指：“快看，亮啦，东山上的紅星亮啦！”

大伙順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在一棵又高又大的紅松树尖上，有一个通紅蔚亮的大灯籠，远看，真像个星星，一闪一闪地直耀眼。大伙乐地蹦呀，跳呀，喊呀，叫呀連成一片。圍在鐵絲網里的小伙子們，也跟着喊起来，一下子就炸了营。这一下可把警察狗子和保安团吓毛了。有的拉大

拴，有的象狼嗥似的乱叫喊：“誰搞亂，就地槍斃！”一句話沒說完，身后响起暴豆似的机槍声。大伙嘆的一声，像破堤的大水，把警察狗子和保安团都踩到脚底下，冲出了铁絲網。

这节骨眼，就見馮大个子从警察署和保安团房前一过，立刻起了漫天的大火，被东山刮来的風一吹，越燒越旺，越着越大把天上的阴云都烤化了，整个的村子給照的通紅通紅，人們心里像点亮了一盞灯！

警察署長吳昱廷，一手拖着个“林刀魚”，一手拎着个匣槍，戴着个小日本的“战斗”帽，領帮人，慌里慌張地往“康德炮台”上跑，边跑边沒命地喊：“佔領山头，守住炮台！”他正往前跑，迎面遇上了馮大个子，就見他一抬手，吳昱廷帽子上的金箍就碎了，这小子一个跟斗臥在那里，屁股蹶起老高，一动不动了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东山頂上轟隆隆、咔拉拉一声响，像天塌一般。随着响声，“康德炮台”上了天。黑烟一散，在炮台底冲起一串串耀眼的紅星，一眨巴眼睛就漫散开了，滿山坡的大松树上掛滿了通紅通紅的亮星！

从此，小鬼子不敢上山啦，李小胡也吓堆啦，再也不敢干坏事了。馮大个子虽然不挑小挑了，但他还是經常來往各个村子。

事后，乡亲們才知道，馮大个子是抗聯里的人，這是抗日聯軍干的。接着傳开了：誰要再干坏事，小心东山上的亮星！漸漸，长白山下流傳着这样一个歌子：

东天边上亮星閃，

人人心里向抗联。
白天还是庄稼汉，
夜晚抗槍除汉奸。

講述者：老郭大爷

搜集整理者：曹紅拓

搜集地点：万良乡

搜集时间：1962年8月16日